

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考论

李建华

提要：《淮南子》今存宋刊本，但惜其非善，高诱注更是脱讹满眼。《地形训》高诱注乃今存该篇唯一古注，明代学者刘绩依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对该注多有补阙，清人庄逵吉、王念孙，今人刘文典、吴承仕、马宗霍、何宁、于大成、张双棣等学者勤力于此，多有创见，然仍有遗落之珠。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是否有许慎注混淆和后人妄窜，自清代以来学界颇有争议。同出于高诱之手的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注与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注存在诸多矛盾，注释重出于同卷、前后抵牾等低级错误表明，今本高诱注有后人妄窜的情况。作为汉代地理学成就的标志之一，高诱注存在明显的缺陷——因袭有余且考辨欠精，实地考察的缺失和经学思想的桎梏制约了他在地理学领域的造诣，远离文化中心和时局的混乱造成相关资料的匮乏，区划更新信息滞后等又为其增加了一点瑕疵。但作为《地形训》今存唯一古注，高诱注不仅有保存文献之功，更反映了汉代学者的地理认知，是研究汉代地理学的重要凭借。

关键词：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 高诱注 《汉书·地理志》 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

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乃今存该篇唯一古注，主要依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山海经》而成，前者尤被倚重，高诱注遂为汉代地理学著作的重要一环。《淮南子》今存宋刊本，惜其非善，高诱注更是脱讹满眼，明代学者刘绩依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对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多有补阙，清人庄逵吉、王念孙，今人刘文典、吴承仕、于大成、马宗霍、何宁、张双棣等学者勤力于此^①，多有创见，然仍有遗落之珠。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是否有许慎注混淆、后人妄窜，自清代以来学界聚讼纷纭。兹再作补阙和考辨，并对高诱注的地理学成就进行评估。

一 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考校今本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

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是从《禹贡》到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中间环节，后者更是高诱作注的主要凭据。五经之外，高注鲜有提及引书之名，但该篇两次言出《地理志》，足证该书之受重。今传《淮南子》虽有宋代刊本，“然舛误开卷便是，披沙见金，然沙多而金终少”^②，诸本中最为人称道者是明正统十年（1445）所刊道藏本，“然亦有讹错脱误”^③。正文如此，注文更是等而下之。明人刘绩“暇中据他书补数千字，改正数百字，删去百字，其疑者仍存难”^④，其所补

① 诸家相关研究成果如下。刘绩：《淮南子补注》，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明弘治间王溥校刊本；庄逵吉校本：《淮南子》，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清嘉庆九年（1804）姑苏聚文堂重印本；王念孙：《读书杂识·淮南子》，中国书店，1985年；刘文典：《淮南鸿烈集解》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；吴承仕：《吴检斋遗书——淮南旧注校理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5年；于大成：《淮南子校释》，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，1969年；马宗霍：《淮南旧注参正》，齐鲁书社，1984年；何宁：《淮南子集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；张双棣：《淮南子校释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。

② 吴则虞：《〈淮南子〉书录》，《文史》1963年第2辑。

③ 张双棣：《淮南子校释》，第2210页。

④ 刘绩补注：《淮南鸿烈解》，“跋”，黄山书社，2012年。

主要是注释,该本为王念孙、吴则虞所称道^①;今人张双棣《淮南子校释》利用刘绩校注本校勘正统道藏本处颇多。经明代以来学者的辛勤耕耘,《淮南子》注本日渐完善,新近出版的张双棣《淮南子校释》增订本以正统道藏本为底本,摭摭众家,考辨谨严,代表了当下版本校勘的最新成果。笔者核之《汉书·地理志》,发现尚有遗珠,今考辨如下。

第一条,“羊肠”高诱注曰:“羊肠,山名也。……今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,通河西上郡关曰羊肠坂是。”^②(第441页)

河西当为西河,颠倒致误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班固自注曰:“上郡,秦置,高帝元年更为翟国,七月复故。匈奴都尉治塞外匈奴障。属并州。”“西河郡,武帝元朔四年置。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、埤是。莽曰归新。属并州。”^③据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^④,两汉时的西河郡横跨黄河东西两岸,上郡主体与西河郡平行而在其西部,自太原往西需经西河郡方至上郡。检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和《后汉书》,“河西”一词频繁出现,但其并非行政单位之名,而是区域泛指。春秋战国时的河西指今陕西、山西交界黄河南段的西部,即今陕北、渭北高原地区,两汉时的河西指西北地区位于黄河西岸的敦煌、酒泉、张掖、武威、金城五郡,即河西五郡。合而观之,“河西”显系“西河”之误。

第二条,“薄落之山”高诱注曰:“薄落之山,一名笄头山,安定临泾县西,《禹贡》泾水所出,东南至阳陵入渭。”(第514页)

泾水出开头山,在安定郡朝那县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安定郡·泾阳”班固自注曰:“开头山在西,《禹贡》泾水所出,东南至阳陵入渭,过郡三,行千六十里,雍州川。”师古曰:“开音苦见反,又音牵。此山在今灵州东南,土俗语讹谓之汧屯山。”^⑤又注《子虚赋》曰:“泾水出安定泾阳开头山,东至阳陵入渭。”^⑥开、笄、汧音形俱近,通假。东汉泾阳县废,开头山地入同郡之朝那县,《后汉书志·郡国》“安定郡·朝那”刘昭注引郭璞《山海经注》曰:“泾水出县西开头山,入渭。”^⑦

第三条,“雒出熊耳”高诱注曰:“熊耳山在京师上洛之西北也。”(第515页)

京师乃京兆之误,西北当作东北。京师当作京兆,吴承仕已指出其误^⑧,何宁亦曰:“‘京师’当作‘京兆’。京师非专名也。”^⑨上雒,西汉属弘农郡,东汉划归京兆尹,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曰:“上雒县,西汉元鼎四年(前113)置。治今陕西商州市。”^⑩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县南,正在商州东北方向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弘农·上雒”班固自注曰:“熊耳在东北。”^⑪其说是。

① 参见张双棣:《淮南子校释》,第2211页。

② 按,本文所引《淮南子》正文及高诱注均出自张双棣《淮南子校释》。

③ 《汉书》卷28下《地理志》,中华书局,1962年标点本,第1617—1618页。

④ 参见谭其骧主编:《中国历史地图集(秦·西汉·东汉时期)》,中国地图出版社,1982年,第17—18页、第59—60页。

⑤ 《汉书》卷28下《地理志》,第1615页。

⑥ 《汉书》卷57上《司马相如传》,第2547页。

⑦ 《后汉书志》卷23《郡国志五》,中华书局,1965年标点本,第3519页。

⑧ 参见《吴检斋遗书——淮南旧注校理》,第123页。

⑨ 何宁:《淮南子集释》,第365页。

⑩ 谭其骧主编:《中国历史大辞典(历史地理卷)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0年,第65页。

⑪ 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》,第1533页。

第四条,“丹水出高褚”高诱注曰:“高褚,一名冢领山,在京兆上雒,丹水所出,东至均入沔也。”(第516页)

“至均入沔”当为“至析入钩”。秦汉时期郡县无名均者,“至均入沔”显误。隋设均州,此注当为后人窜入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弘农郡有丹水县,班固自注曰:“水出上雒冢领山,东至析入钩。”^①此当为高注所本。师古曰:“钩亦水名也,音均。”^②又有上雒县,班固自注曰:“有甲水,出秦领山,东南至钐入沔,过郡三,行五百七十里。”^③丹水和甲水、冢岭山和秦领山非常相似,后人传抄将二者混为一谈,“至析入钩”和“至钐入沔”讹为“至均入沔”。

二 今本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后人窜乱考证

《淮南子》虽有北宋刊本,却为垃圾本,清代以来最为善本之正统道藏本亦为学界所诟病,故今本《地形训》高诱注是否窜入许慎注和后人妄改,自清代以来聚讼不一。毕沅、顾广圻认为传本高诱注有许慎注窜入,吴承仕相信乃本来面目,向宗鲁则主张窜入者行文浅薄,绝非许慎注,而是随意妄窜。兹再作考论如下。

(一)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与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高诱注的矛盾

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“大汾、滍(冥)阨、荆阮、方城、令疵”高诱注曰:“大汾,在晋。滍阨,今弘农滍池是也。荆阮、方城,皆在楚。令疵,在辽西。”(第442页)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高诱注曰:“大汾,处未闻,冥阨、荆阮、方城皆在楚。鲁定四年,吴伐楚,楚左司马请塞直辕、冥阨以击吴人者也。令疵,处则未闻。”^④

滍、冥一声之转,滍阨即冥阨。二注同出高诱之手而差别甚大,而《淮南子》高注无善本,故《淮南子》此注究竟出自许慎,还是本来面目,抑或后人随意窜入,自清代以来,学界争论不休。毕沅校正《吕氏春秋》曰:“‘大汾’,《淮南》作‘太汾’,注云‘在晋’,此何以云未闻?‘冥阨’,《淮南》作‘滍阨’,彼注云:‘今弘农滍池是也。’皆与此不同,岂彼乃许慎注欤?”^⑤稍后的顾广圻亦云:“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‘太汾令疵’,高注皆云未闻。此注疑出许氏。”^⑥吴承仕则主张此乃高注本来面目:“毕说非也。《地形篇》九山九数八风六水之文,皆为高注,已有明证,无缘于此九塞之文,属入许说。寻《吕氏春秋》高诱序曰:‘诱正《孟子·章句》,作《淮南》《孝经解》毕沅。家有此书,辄为之解焉。’是则先说《淮南》,后解《吕氏》。《淮南》注以滍阨、崤阨同在滍池,是一县有二塞矣。即实言之,滍冥本一声之转,滍阨即冥阨。《有始览》注以《左氏》证之是也。可知旧说偶疏,后则弃而不用。言太汾、令疵未闻者,亦其慎耳。不得以两注有异,遂定为许说也。”^⑦向宗鲁曰:“‘滍阨’,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作‘冥阨’,注云:‘冥阨、荆阮、方城皆在楚。’又引《左·定四年传》‘左司马请塞直辕、冥阨’为证。则此注必后人妄窜,因滍字而传之滍池也。滍与冥声近通用,依

① 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》,第1549页。

② 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》,第1549页。

③ 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》,第1549页。

④ 陈奇猷:《吕氏春秋新校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670页。

⑤ 高诱注,毕沅校正:《吕氏春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189页。

⑥ 何宁:《淮南子集释》,第314页。

⑦ 《吴检斋遗书——淮南旧注校理》,第27—28页。

《说文》当作郢。”^①王利器曰：“《集解》：‘徐广曰：郢，江东〔夏〕郢县。（《索隐》同）。’《正义》以郢阨为平靖关，在信阳州东南九十里。《太平寰宇记》百三十二信阳军信阳县下引《淮南》此文，而云：‘今罗山即渑之塞也。’则乐氏所据《淮南》注必无渑池之说。高于《吕览》注不误，而此乃妄以渑池之说说之，其为浅人妄窜明矣。且下文穀阨高即云渑池，何得又以渑池别为一塞？《吕览》注于大汾云‘处未闻’。此注则又以为‘大汾在晋’，何以闻于此不闻于彼？盖亦后人以汾为晋水，而臆为此说，与渑阨之为渑池同科。毕校《吕览》，顾校《淮南》，皆疑此为许注，故与高注《吕览》不合；不知此等谬妄之说，不足以诬许君也。又案：《吕览》注云：‘令疵，处则未闻。’此云：‘在辽西。’盖亦后人以传合辽西之令支。”^②此说甚是。

《左传》之外，尚有二证足覆今本《淮南子》高诱注之非。《后汉书志·郡国》“江夏郡·郢”刘昭注曰：“《史记》曰无忌说魏安僖王曰‘秦不敢攻冥阨之塞’，徐广云即此县也。”^③渑池在秦昭王初期已为秦所有。之后，秦碾压六国的车轮持续向东推进。秦昭王二十八年（前279），秦赵有渑池之会，蔺相如在此地大放异彩，而魏安僖王于前276—前243年在位，时渑池久为秦之属邑，若冥阨为渑池之塞，何来“秦不敢攻冥阨之塞”。《战国策·庄辛谓楚襄王曰》庄辛称楚秦边塞有“崑塞”^④，时在秦将白起攻占鄢郢、楚国东迁之后，秦尽有荆襄、南阳以及除二周之外的洛阳之地，渑池已处秦国腹地，与秦楚边塞无涉。《战国策·观鞅谓春申君曰》载观鞅曰：“秦欲逾兵于渑隘之塞而攻楚，不便；假道两周，倍韩、魏以攻楚，不可。今则不然，魏旦暮亡矣，不能爱其许、鄢陵。”^⑤春申君为楚执政，在楚考烈王、幽王时，楚都颍淮地区，假道周韩、逾兵渑隘乃自北、南两方攻楚之径。二周与韩俱在渑池东，若渑阨在渑池，出渑阨与二周为同一线路，则观鞅之论纯属无义之重复，显然违逆作者本意。合上诸证，可知渑阨是弘农渑池乃无稽之论。晋有汾水，辽西郡有令支县，今本高注所谓“大汾在晋”“令疵在辽西”亦当系臆测之词。

（二）注释重出且抵牾

注家作注于首出，此乃惯例，高诱注亦不例外。于后出而显重要者，高注有曰“已说在某篇也”。如《说山训》“江出岷山，河出昆仑，济出王屋，颍出少室，汉出蟠冢”，高注曰：“已说《地形》也。”（第1713页）注释偶有重出，尚可理解。但如果此事频繁出现，且前后抵牾，甚至发生于同卷之内，则殊违常情，当系后人窜入无疑。

例1：“上有木禾，其修五寻。”（第450页）高诱注曰：“五寻，长三十五尺。”（第453页）据此，一寻为七尺也。而该书卷3《天文训》曰：“人修八尺，寻自倍，故八尺而为寻。”（第371页）高注于此未有异议，此为确证。且《天文训》在前，《地形训》紧随之，不当健忘如此。

例2：“三百仞。”（第450页）此处高诱未出注，但它处于“仞”屡次出注且前后抵牾。卷1《原道训》高诱注：“八尺曰仞。”（第47页）卷6《览冥训》高诱注：“七尺曰仞也。”

① 王利器：《吕氏春秋注疏》，巴蜀书社，2002年，第1243页。

② 王利器：《吕氏春秋注疏》，第1243页。

③ 《后汉书志》卷22《郡国志四》，第3482页。

④ 缪文远：《战国策新校注》，巴蜀书社，1998年，第486页。

⑤ 缪文远：《战国策新校注》，第838页。

(第653页)又曰:“百仞,七百尺也。”(第675页)卷17《说林训》亦注曰:“七尺曰仞。”(第1768页)此注多次重出,且说法歧异,二说实皆有所据。《诗·鲁颂·閟宫》毛亨传曰:“八尺曰寻。”^①《史记》“索隐”曰:“七尺曰寻。”^②或七尺、或八尺为仞,高氏必有定夺,一书之内取相异之说,前后矛盾,则有违情理,高氏乃学术大家,当不致有此低级错误。

(三) 注释重出,甚至发生于同卷之内

例1:太行。《地形训》高诱注曰:“太行,在今上党太行关,直河内野王县是也。”(第441页)卷2《俶真训》高注曰:“太行,在野王北,上党关也。”(第190页)同卷又注曰:“太行,今在河内野王县北也。”(第256页)

例2:孟门。《地形训》高诱注曰:“孟门,太行之限也。”(第441页)该书卷2《俶真训》高注曰:“孟门,山名,太行之隘也。”(第190页)《史记》“集解”引贾逵曰:“孟门、太行皆晋山隘也。”^③隘,即关隘也,未有作关限者,《地形训》注乃形近至讹。

例3:贞虫。《地形训》高诱注曰:“贞虫,诸细要之属也。”(第481页)卷1《原道训》高注曰:“贞虫,细要之属也。”(第144页)卷16《说山训》高注曰:“贞虫,细腰蜂,蜾蠃之属。无牝牡之合曰贞。”(第1759页)

(四) 注释存在的错误

“沙棠、琅玕”高诱注曰:“皆玉名也,在木禾之东也。一说沙棠,木名也。《吕氏春秋》曰:‘果之美者,沙棠之实也。’”(第454页)

《淮南子》注本传世者有许慎、高诱二家,今本高注“一说”类注释,学界多以为乃许慎注窜入。吴承仕曰:“《御览》八百三引此文有注云:‘沙棠琅玕,珠类也。’承仕案:《说文》:‘琅玕,似珠者。’郑注《尚书》云:‘琅玕,珠也。’此以琅玕为珠类,与《说文》相应,则许说也。今本注文皆玉名也,与许异议。而一说云云,又与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注同。然则今本注文,皆高诱说矣。不得以一说别异许高,此亦一证也。”^④向宗鲁曰:“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:‘沙棠,木名也,昆仑山有之。’则此一说乃高注,前说疑出许君也。”^⑤何宁《淮南子集释》亦持此说。沙棠乃木非肇自《吕氏春秋》,而是《山海经》:“有木焉,其状如棠,黄华赤实,其味如李而无核,名曰沙棠,可以御水,食之使人人不渴。”^⑥《吕氏》袭用其说也。《山海经》是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的主要史源之一,高诱在此篇注中多次引用,其中有两次明确出自《山海经》,且其为《淮南子》作注在《吕氏春秋》之前,以高氏之博学,断不可能将“沙棠乃木”之出处搞错,文中所引《吕氏春秋》二语当系后世浅薄者补入。

① 毛亨传,郑玄笺,孔颖达疏,龚抗云等整理:《毛诗正义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1424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70《张仪传》,中华书局,1982年标点本,第2293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32《齐太公世家》,第1500页。

④ 《吴检斋遗书——淮南旧注校理》,第29—30页。

⑤ 何宁:《淮南子集释》,第324页。

⑥ 袁珂:《山海经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第47页。

三 因袭有余，考辨欠精——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的不足

《淮南子》高诱注作为存世二家注之一，其出入儒道，驰骋百家，溯古论今，卓然屹立，然其弊端亦显而易见，因袭有余且考辨欠精，透过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注可窥其一斑。此篇高诱注多依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班固之误，高氏袭用而不疑者屡见不鲜；班氏复完西汉旧史，高氏撰评时下之论，两汉更迭至建安末已近200年，自班固书成至高诱作注业百年有余，行政区划多有变革，高注颇有沿旧制而不变者，于地理学著作而言，不能不称之为瑕疵。

（一）因袭致误

例1：“猛山”高诱注曰：“猛山一名高陵山，在汝南定陵县，汝水所出，东南至新蔡入淮。”（第517页）定陵属颍川，汝水出南阳郡鲁阳县大孟山，高诱注沿袭《汉书·地理志》致误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颍川、汝南均有定陵，二郡毗邻，同属豫州，县名相重，必有一误。《汉书》卷28下《地理志》、卷99下《王莽传》均言颍川之定陵，《后汉书志·郡国》仅有颍川定陵，张森楷校曰：“《前志》颍川、汝南俱有定陵。此定陵下但云有东不羹，其高陵云云在汝南下，今于此处注之，非是。”^① 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2自注曰：“今河南舞阳县北有定陵城。”^② 卷51又曰：“定陵城，在县（舞阳县）北灰河保。汉县，属颍川郡。”^③ 然据《水经注》，汝水出鲁阳县大孟山蒙柏谷，此乃酈道元为鲁阳太守时亲历考察。

例2：“清漳出楬戾山”高注曰：“楬戾山在上党治。”（第512页）清漳出少山大龟谷，在上党郡沾县；楬戾山在上党郡涅县，沁水所出，《淮南》及高注皆误。

上党郡郡治长子，两汉辖县无名治者，治当系沾之讹。吴承仕所辨甚详，其文曰：“治当作沾。《（汉书）地理志》：‘上党，沾，大龟谷，清漳水所出。’《水经》：清漳水出上党沾县。注引高诱《淮南注》曰：‘楬戾山，在沾县。’各本并误沾为治，失之。”^④

清漳水源出少山，《淮南》误。其最早见于桑钦《水经》：“清漳水出上党沾县西北少山大要谷，南过县西，又从县南屈。”酈道元注曰：“今清漳出沾县故城东北，俗谓之沾山。”^⑤ 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清漳，出沾山大要谷，北入河。”^⑥ 《汉书·地理志》班固自注曰：“大龟谷，清漳水所出。”^⑦ 大要谷当即大龟谷，形近至讹。《后汉书志》刘昭注曰：“《山海经》曰：‘有少山，其上有金玉，其下有铜。’郭璞云在沾。”^⑧ 据此可知，少山又名沾山，县因山得名，即上党郡沾县，清漳水源于此。沾县位于今山西昔阳县，《山西山河志》曰：“清漳河上游有两条大支流，一名清漳东源，发源于昔阳县西寨乡沾岭山；一名清漳西源，发源于和顺县西边八赋岭。”^⑨ 和顺、昔阳毗邻，《水经注》《汉书》所言清漳水源，均指东源。

① 张森楷：《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》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79页。

② 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2《历代州域形式二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标点本，第72页。

③ 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51《河南六》，第2431页。

④ 《吴检斋遗书——淮南旧注校理》，第35页。

⑤ 酈道元著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，第271页。

⑥ 许慎：《说文解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影印本，第226页。

⑦ 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》，第1553页。

⑧ 《后汉书志》卷23《郡国志五》，第3522页。

⑨ 王铭等编：《山西山河志》，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350—351页。

楬戾山在上党郡涅县，高诱注亦误。楬、謁音形相近，通假，楬戾山故又作謁戾山。最早见于《山海经》：“謁戾之山，沁水出焉，南流注于河。”^①《后汉书志》“郡国·上党郡·涅”刘昭注录此文，且云：“郭璞曰在涅。”^②《太平寰宇记》曰：“武乡县，本汉涅氏县地，属上党郡。……涅城，《冀州图》云：‘涅城在县西六十里。后魏初于此立丰州，北齐改曰戌州。后周废之。’”^③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院编《黄河勘测志》曰：“沁河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脉霍山南麓的平遥县黑城村。”^④武乡毗邻平遥而在其东，黑城村正在涅城故城附近，与郭璞之说相印证。

例3：“浊漳出发包”高注曰：“发包山，一名鹿苦山，亦在上党长子。”（第512页）发包山、鹿苦山乃相连二山，前者在上党郡长子县，后者则属上党郡屯留县，浊漳水出自鹿苦山。《淮南》及高注均误。

浊漳水最早见于《山海经》：“发鸠之山，漳水出焉，东流注于河。”^⑤《水经》介绍更为详细：“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。”^⑥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上党郡·长子”曰：“鹿谷山，浊漳水所出，东至邴入清漳。”^⑦发鸠即发包，张双棣曰：“古字‘鸠’或作‘矦’，‘矦’与‘包’形近，亦声同，因字因声，故亦通用。”^⑧《地理志》及《淮南子》高诱注皆沿袭《水经》之说，但《水经》此说有误，酈道元注业已指出：“漳水出鹿谷山，与发鸠连麓而在南。”^⑨（苦、谷通用）早于酈道元的《上党记》记述更为准确：“屯留县有鹿谷山，浊漳所出。有余吾城，在县西北三十里。”^⑩《上党记》作为地方志，所记当地山水最为可靠。《水经》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淮南》相互沿袭至误，高注则汇众误而成。

例4：“雒出熊耳”（第493页）高注未辨其误。据《禹贡》《山海经》《水经》，雒水出灌举山（又名豕领山），向东流经熊耳山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班固自注引《禹贡》曰：“雒水出豕领山。”^⑪《山海经》曰：“灌举之山，雒水出焉。”^⑫《水经》曰：“洛水出京兆上洛县灌举山。”^⑬明赵廷瑞主修之《陕西通志》曰：“豕岭山在州南六十里。《地志》云：洛水所出。上洛县豕岭山，《水经》谓之灌举山。旧志以豕岭、灌举为二山，误。”^⑭灌、灌通假^⑮，灌举即灌举也。

① 袁珂：《山海经校注》，第91页。

② 《后汉书志》卷23《郡国志五》，第3522页。

③ 乐史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50《威胜军·武乡县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标点本，第1045—1046页。

④ 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院：《黄河勘测志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297页。

⑤ 袁珂：《山海经校注》，第92页。

⑥ 酈道元著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，第254页。

⑦ 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》，第1553页。

⑧ 张双棣：《淮南子校释》，第512页。

⑨ 酈道元著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，第254页。

⑩ 《后汉书志》卷23《郡国志五》引，第3522页。

⑪ 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》，第1549页。

⑫ 袁珂：《山海经校注》，第131页。

⑬ 酈道元著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，第363页。

⑭ 赵廷瑞修，马理、吕桢纂：《陕西通志》卷2《商州》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标点本，第64页。

⑮ 参见冯其庸、邓安生：《通假字汇释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966页。

（二）新知不足

例1：“有医毋闾之珣玕琪焉”高注曰：“医毋闾，山名，在辽东属国，珣玕琪，玉名也。”（第469页）《淮南子》高诱注成时，辽东属国已废除5年矣。辽东属国乃自辽东、辽西二郡析出，是东汉政府为管理归附的乌桓人而设置的行政区划，始自安帝朝。建安十二年（207），曹操北征乌桓，大败之，其民随之被迁入塞内，辽东属国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属国自然取消，直至曹魏正始五年（244）方恢复之。据高诱《淮南子注序》，其书成于建安十七年，时辽东属国已废除多年，其不可能以书成时未有、今亦不存之旧地名注释之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淮南子》此段文字约500字，另有注释13处，与今传高诱注本多有不同，当出自许慎注本，其于“医无闾之珣玕琪”注曰：“医无闾，东夷之山也。珣玕其〔琪〕，玉名也。”^①《汉书·地理志》辽东郡无虑县，班固无注，《后汉书志·郡国》无虑县始有医毋闾山的记载。所谓高诱注当系后人袭用《后汉书志》而成。

例2：“河出积石，唯出荆山”高注曰：“积石山在金城郡河关县西南。荆山在左冯翊怀德县之南。”（第511页）此注本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但东汉时，河关属郡异于西汉，怀德县撤销。据《后汉书志·郡国》，河关县划归陇西郡，怀德县并入频阳县。

结 语

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有北宋刊本存世，可知今本所见妄窜行为至少不会晚于北宋末期。传本避弘为宏，称弘农为宏农者凡3次^②，而宋太祖之父名弘殷，表明这一行为当产生于雕版印刷开始盛行的北宋。高诱以《汉书·地理志》注释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，明代以来治《淮南子》之学者又反复用之以校勘，这对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传播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，其影响也跨越地理学界渗透子学和思想领域。高诱乃经学大师卢植的高足，经学恪守师法、家法的特点也使高诱注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——多承袭而少创见。班固之后，和帝时甘英西行安息，桓帝时大秦使者东来，东西方帝国的交流极大开拓了地理学视野，但在高诱注中并无新信息之踪迹。据《淮南子注》自叙，高诱学成于故乡涿郡，仅在建安十年（205）有任职许昌的短暂经历，该注则成于其任职东郡、河东之际。长期远离学术中心，董卓焚烧洛阳造成的书籍毁灭，时局的长期混乱，躬行探索游历的缺乏等因素限制了高诱的视野，制约了文献的获得，阻滞了新知的发现。高诱勤于注书，出入子史，成果丰厚，地理学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板块，尽管略有瑕疵，作为汉人治汉学之作弥足珍贵，其注言之有据，疏义恰切，行文质朴，是通向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的桥梁，也是古代地理学世界的瑰丽之花。

（作者单位：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詹利萍

① 《太平御览》卷36《地部一·地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影印本，第173页。

② 3次避讳改字均出自高诱注，分别为：“太华”注：“太华今宏农华阴山也，是为西岳。”（第313页）“滈阨”注：“滈阨，今宏农滈池是也。”（第314页）“骹阪”注：“骹阪，宏农郡滈池骹钦吟是也。”（第314页）